

歷史與空間

彪炳青史王懿榮

孫貴頌

今年清明節回鄉掃墓時，應于傑館長邀請，走進了「王懿榮博物館」，得以系統了解這位元鄉賢彪炳青史的豐功偉績。

王懿榮(西元1845至1900)，字正孺，山東省福山古現村人。光緒六年進士，官至南書房翰林、國子監祭酒、京師團練大臣。他是19世紀我國著名的金石文字學家、鑒藏家、書法家，又是甲骨文的首先發現者和斷代者。

目前最為一致的說法，甲骨文是中國最早的文字。據《說文解字》記載，倉頡創造了漢文字，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：「昔者倉頡作書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」天降糧食再好不過，而夜裡鬼哭則莫名其妙，想來是嚇着了，可見文字是有力量、有威力的。而在魯迅先生看來，所謂「倉頡造字」，不是一個人所為，而是一批人。「在社會裡，倉頡也不止一個，有的在刀柄上刻點圖，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，心心相印，口口相傳，文字就多起來，官吏一採集，便可以敷衍主記事了。中國文字的由來，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。」(魯迅《門外文談》)魯迅這一論述，一是說明文字始於圖畫；二是斷定文字是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，是許多個「倉頡」共同創造了文字。

倉頡創造了文字，他人又將這種文字刻在龜甲或牛羊肩胛骨、肋骨上進行傳播。然而，滄海桑田，世事變幻，倉頡所創造的文字，及至近代，竟然無人認識了。中國的文字歷史，由此大大縮短。

時光荏苒，轉瞬到了西元1899年。

這一年秋天，國子監祭酒王懿榮身患瘡疾，他在家人抓回的中藥裡，發現「龍骨」這味中藥上有許多規律的符號，顯然是人工有意為之。他猜測可能是一種古代文字，但其字體又非籀非篆。王懿榮抱病對「龍骨」進行反覆拼合、推敲、琢磨，憑藉着深厚扎實的金石功底，很快判斷出這些「龍骨」其實是龜甲和獸骨，上面的符號確係用刀所刻。「細為考訂，始知為商代蔔骨，至其文字，則確在篆籀之前。」為此，王懿榮確認，這是我們祖先創造的最古老文字。

王懿榮之所以偉大，是因為「正是甲骨文的發現，直接導致了對安陽殷墟的發掘。殷墟發掘為中國考古學震撼中外的成就，其重要性可以同希臘特洛伊遺址的發掘相媲美，後者使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由虛構變為事實，前者將史料和地下出土文物相結合，把中國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。」後世所謂漢字「六書」——象形、形聲、會意、指事、假借和轉注，在甲骨文中均已具備。漢字後來演變為篆、隸、楷、行、草，發軔於甲骨文。

正因如此，王懿榮被尊為發現、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。在國際上，則把他發現「龍骨」刻辭的1899年，作為甲骨文研究的起始

年。

如果說，倉頡造字，改變了中國沒有文字的歷史；那麼王懿榮發現甲骨文，則改變了中國認知文字的歷史。正是王懿榮的發現，把漢字的歷史前推到西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時代。「天不生仲尼，萬古長如夜。」那麼，如果沒有王懿榮，前人所造所留的文字，不知何時才能被人所認識、所破解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王懿榮的功績可與倉頡相頡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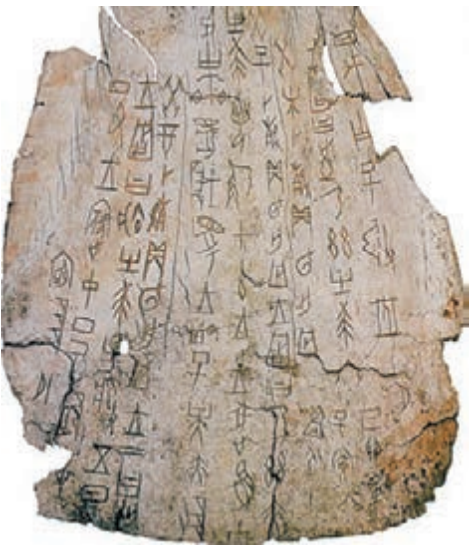
不僅如此，王懿榮還是一位清正廉潔的高官。1894年(清光緒二十年)，甲午戰爭爆發，第二年日軍打到山東半島，炮擊登州府城，山東半島形勢危急。王懿榮立即主動上疏，請求回原籍辦團練抵禦敵寇，得到批准後，日夜兼程趕到萊州。然而此時威海已經失陷，北洋海軍將領丁汝昌、劉步蟾等全部以身殉國。王懿榮「奉命巡閱數月之久，所奏調各員派委各營哨，經歷登州府屬各州縣」，然而正當「初具規模」之時，清政府卻與日本議和，簽訂了《馬關條約》，王懿榮為此自責不已。

因為沒能為抗倭出力建功，王懿榮決定將當初國庫所撥的兩千五百兩白銀悉數歸還。「川資之費，糧餉馬乾之需，皆奉旨所允行。而終未能為國家出一力，吾不敢累國家以度支也」。然而，已經花掉的部分怎麼辦？王懿榮決定用家資予以填補！他雖然官居國子監祭酒，「賞加二品頂戴」，俸祿屬於高薪，但因「性嗜古，凡書籍字畫，三代以來之銅器、印章、泉貨、殘石片瓦，無不珍藏而秘玩之。」常常為了購求相中的古物，典衣質物，「處極困之時」。他的老母親聽說此事，極力支持，「飭即質衣裘，售釵釧，用彌虧欠。」而山東巡撫所撥給的千金，王懿榮卻分文不受。

王懿榮還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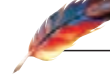
1900年(光緒二十六年)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，皇帝與慈禧倉皇出逃。王懿榮受命於危難之時，任京師團練大臣，「參與京城防守事宜」。接到詔命，王懿榮歎曰：「此天與我以死所也。」因武器缺乏，王懿榮寫信向妹夫張之洞求援，自稱「看街老兵」，感歎「即有錢也無處購買」，並向張之洞「暫乞軍械」。7月20日，侵略軍攻入東便門，他率團練奮勇抵抗，寡難敵眾，兵敗如山倒。王懿榮不願當亡國奴，對家人道：「吾義不可苟生！」遂書絕命詞：「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於止知其所止，此為近之。」偕繼室謝夫人、長媳張夫人，從容投井殉國，時年55歲。真真是「國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頭！」

「文臣不愛錢，武將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！」這兩點，都集中體現現在王懿榮一個人身上。這在中外歷史中，也是極為罕見。



■王懿榮於百多年前，無意中發現甲骨文。

網上圖片



書若蜉蝣

■ 葉輝

竹枝詞與十三鄉

民間流傳客家九約竹枝詞，相傳為滙源鄉兩位客籍才子許永慶及羅文祥所作，當中有一首正好唱到九龍十三鄉：「貳拾七年光緒主，紅毛夥帽掛門牌。馬頭涌對宋皇臺，學佬村前玩一回。行向沙埗醫院過，疑雲打鼓嶺中吹。牛池灣聽牧童歌，沙地園堪種菜蔬。要食沙梨園嶺進，蒲崗荔枝實。茶葉嶺中石匠留，順風時過昂船舟。」

「貳拾七年光緒主」普遍誤為「叁拾七年光緒主」，查光緒在位34年(1875至1908年)，光緒二十七年則為1901年；「紅毛夥帽掛門牌」，「紅毛」乃洋人稱稱，話說19世紀時，英國傳教士麥都思(Walter Henry Medhurst)所編的《福建方言字典》指出，閩南語「紅毛」(ā ng mô)乃專指英國人，據此，此句指向清廷官員遭英軍逐出九龍寨城。

「學佬村」指今福佬村道，其時有數百名來自福建及廣東海豐縣、陸豐縣的人居住，來自福建的人稱為「福佬」，海陸豐的人稱為「鶴佬」；「學佬村前玩一回」指向九龍街一帶的妓寮或食肆；「沙埗」乃沙埔鄉，「圓嶺」乃元嶺，「蒲崗」乃蒲崗鄉，觀乎「沙地園堪種菜蔬」，「要食沙梨園嶺進」，「蒲崗荔枝實」此三句，可見其時菜蔬、沙梨及荔枝等蔬果在九龍城一帶(尤其是九龍街)非常普遍。

據《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》所載，沙地園鄉雜姓聚居，早期務農，因建啟德機場，此鄉部分土地已被港府徵收，村民遷至現今彩虹道一帶。及至上世紀40年代初，日軍又為擴建機場，將沙地園鄉餘下的房屋拆卸，舉村向元嶺村民租地，在現今斧山道建立村。和平後，沙地園鄉已面目全非，更面對港府市區發展計劃，遂徹底消失了。

坪頂鄉約在今斧山道游泳池一帶，此鄉雖是雜姓，卻以廣府人為主。以前左右兩邊都有水坑，北面為東山村，曾有東山廟，二戰前香火鼎盛，在二戰後逐漸發展成一小型工業區。至上世紀80年代，此鄉有不下數十間漂染廠、塑膠廠、汽車修理廠、鐵倉和廢紙廠，還有嘉不片場。

「牛池灣聽牧童歌」一句正好道出此鄉的昔日農村風貌，根據余志偉所撰牛池灣鄉所載，此鄉「東起牛頭角，上至彩雲，西至斧山道東九龍診所，皆曾是本鄉範圍」。此鄉有二百多年歷史，從前乃沿海雜姓客家村，鄉民二百餘，主要姓氏有杜、劉、楊、余、葉、申、李、馮、曾及成等，二戰後更有上海人、山東人、潮州人等遷入，故雜姓更多；曾有祠堂逾十五間，孫中山的母親及兄長曾寄居此鄉。

鄉民主要信奉大王宮、三山國王廟，習俗有安龍，為十年一次打醮，為期三日三夜，村尼齋戒沐浴三天，全鄉食店及街市禁售肉食。牛池灣鄉公所則成立於上世紀50年代，因大量新移民遷至，治安惡劣，為保家園，鄉民組織義務巡更，建臨時更寮(即鄉公所前身)。



■牛池灣鄉

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畫中有話

■圖：K.Wong



遊蹤

名聯一副鎮書院

■ 吳翼民

無錫的出名除了工商經濟發達，主要在於山水風光美絕。郭沫若讚美太湖風光詩云：「太湖佳絕處，畢竟在鼈頭」，那說的是兼有壯闊和秀氣太湖鼈頭渚。遊客多半衝無錫的太湖風光而來，近年又有了個熱門景點——靈山勝境，大有超越太湖風光之勢。不過，遊客們匆匆而來，每每忽視了無錫許多人文景觀，如中國四大著名書院之一的東林書院。

東林書院寂然獨處於無錫城市中心，在諸多高樓大廈包圍之中，數楹古典小築，幾個淡泊庭院，素雅孤傲，像個大隱隱於市的隱士。一度，這座書院真的被隱沒了呢，別說外埠人不知其形跡，便是無錫本地人也弄不清它在什麼地方。書院附近曾經有過一個魚頭館，名氣很響，人們知魚頭館而不知東林書院。你到無錫打車，找東林書院是找不到的，的士司機也茫然不知，只要說聲去東門魚頭館，你准能找到東林書院啦。所以我對外地朋友推介東林書院時都會關照一聲，打車到東門魚頭館就是東林書院。幸好這樣的情景，隨着歷史文化名城的創建、文化品牌的提升而改觀，修建後開放的東林書院終於漸成無錫一大標誌性人文景觀。

到過和沒到過東林書院的人，都知道書院有副很有名的楹聯「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，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」，也知道這副名聯為明代東林黨人所撰。尤其是「文革」初期，聲討馬南村(鄧拓)和「三家村」之《燕山夜話》，其中就說到東林黨人的這副名聯，那時當然是持批判姿態的，說「三家村」事事關心的是什麼？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嘛，連帶把歷史上秉一腔正義的東林黨也伐撻了一通。撥亂反正後，這副被批判的名聯終於又堂堂正正懸掛在書院正廳，有意思的是專門請劫後餘生的「三家村」唯一倖存者廖沫沙書寫。如今這副名聯，成了東林書院的「鎮院之寶」。

關於這副名聯有一段傳說佳話。明代嘉靖年間某一日，無錫縣學的一位生員陳以忠乘船途經張涇(東林黨領袖顧憲成家鄉)，時際夜晩，更兼風雨交加，陳先生就泊舟於張涇橋下避雨。他站立船頭眺望，但見四周一片漆黑，岸上只有一戶人家透出微弱的燈光，且隱隱有讀書聲傳來。陳先生感到好奇，就上岸拜訪，見是兩個小孩兒在一間陋室讀書，不禁心動，為了考驗一下兩人的才思學問，他即景生情、油然吟出了上聯「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」，

其中一個稍大些的小孩思索片刻，立馬對出下聯「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」。這個小孩就是後來的東林領袖顧憲成，另一個小孩則是顧憲成的弟弟顧允成。後人評說，當時顧憲成吟出的下聯應是「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在心」，我覺得似更貼切點，後來把「在心」易成「關心」為的是適應時勢語境罷了。

這一副東林名聯是顧憲成一生抱負的寫照，是東林黨人精神風骨的體現！可謂：一副名聯傳誦千古，一代先哲流芳百世！

東林領袖為顧憲成和高攀龍二人，顧憲成名號「東林先生」，他和高攀龍設座講學，師從「程朱理學」(程顥、程頤和朱熹所創立之學派)和書院創始人楊時(程頤弟子楊龜山，為「程門立雪」的主角)的學說，抨擊朝政時弊，力主改革，後雖遭受閹黨迫害，高攀龍甚至投水抗爭而死(至今無錫有「高子止水」遺蹟存焉)，然而東林精神一直是明朝後期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。

無錫和江南至今仍流傳着許多與東林黨人相關的軼聞傳說，譬如說關於顧憲成顧允成兄弟，除造就東林名聯外，還有着「一擔兩尚書」的趣聞。說的是顧憲成顧允成兩兄弟幼年時，有一次他們的父親挑着一副籬筐，筐裡放着兩個襁褓中的嬰兒，一頭是顧憲成，另一頭是顧允成。半路上，兩個孩子撒尿，過路人見之開玩笑說：「一擔兩場尿」，無錫話中的「兩場尿」和「兩尚書」諧音，顧父誤聽為「一擔兩尚書」，連忙高興地接口說：「謝謝你的金口。」後兄弟倆都中了進士，顧憲成任戶部主事，顧允成任禮部主事，在鄉人眼裡，在京城六部任職的官員都是「尚書」，竟不料他們幼時，鄉人的一句玩笑後來會應驗成真，成就了一段傳奇佳話呢。



■東林書院。

網上圖片

謊言何以成佳話？

■ 王兆貴

從前，齊王派淳于髡出使楚國進獻天鵝。沒想到出了城門後，那隻天鵝半路上飛了，他只好舉着空籠子，編造假話對楚王說，我乘船載天鵝從水上經過時，不忍心牠乾渴，就放牠出來喝水，不料牠卻飛走了。我想刺腹或勒頸而死，又怕引起人們的非議，說大王因鳥獸的緣故致使士人自殺。天鵝乃羽毛類飛禽，相似者很多，我想買一隻替代，又覺得這是欺騙大王；想要逃亡別國，又痛心齊楚兩國因此中斷了交往，故而前來服罪，即請大王責罰。楚王說，好啊，齊王有您這樣的誠信之士，遂賜淳于髡以厚賞，財物比有天鵝奉獻還多一倍。

你看，淳于髡不過略施小計，就掩飾了自己的過失，非但免除責罰，而且不辱使命，既贏得楚王信任，又獲得豐厚賞賜，可謂名利雙收。可往深裡一想，又不對勁了，淳于髡明明是在撒謊，怎能稱得上誠信呢？

在我國歷史上，類似的人物和故事還有很多，而且於史有據，如蘇秦、張儀、燭之武、蒯通、陸賈、東方朔等，僅發生在淳于髡身上就不止一回兩回了。一部《戰國策》，記錄的正是這類人物的行跡和策論，從頭至尾都不乏謊言和騙術。那麼，問題來了，撒謊騙人，就連小孩子也知道不好，歷史上那些善於編造謊言的牛人，為何反而會受到史家尊崇，流傳為千秋

佳話呢？

為了聚焦觀史，我們不妨先把軍事家排除在外，因為他們的戰略戰術，離不開構設陷阱，迷惑對手，「一將無謀，累死三軍」。沒有陰謀不成兵法，沒有騙術打不了勝仗，上兵伐謀，兵不厭詐也就無從談起，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多半是教人設局的。

其次要把文學藝術家排除在外，因為沒有虛構就沒有文學藝術，也就沒有混沌、盤古、伏羲、女媧、后羿、嫦娥、夸父等諸多傳奇人物及其神話故事。曹植說，他於洛水之濱，親眼見過「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」的洛神，你會信以為真嗎？即便在後神話時代，那些浪漫而又生動的文學巨著，也都是編造出來的。巴爾扎克就曾聲言，小說是「莊嚴的謊話」。

最為人詬病的，莫過於政客，他們編造的假話欺世盜名，禍國殃民，這裡也排除在外。剩下來的約就是那些智謀過人、巧舌如簧、縱橫捭闔的牛人了，史稱謀士、策士、辯士、說客，也叫縱橫家。他們若受命或受僱一方諸侯出使他邦，便是使者、使臣。他們游說諸侯間，全憑嘴一張，無須動干戈，制勝在兩極，相繼於朝，史不絕書。

要認清這些牛人的歷史地位，必須將他們放到當時的大背景下總體加以觀照。孟老夫子云：「春秋無義

戰。」本意是說，禮樂征伐由天子代表國家做出決斷，才合乎義。春秋時期「禮崩樂壞」，諸侯眼裡沒天子，動輒兵刃相見，是非正義戰爭。到了三家分晉後的戰國時期，秩序更加混亂，有點實力的諸侯，都想征服別國，稱王稱霸。那些弱國小邦為能在夾縫中生存，不得不四處求援維穩，或是借助鄰邦，或是加盟強國。強國之間的爭鬥也不能光動拳頭，挑起戰事必須說出個道道來，所謂師出有名，否則就會犯眾怒，遭圍攻。這樣一來，大國也好，小邦也好，都需要有能人為其劃策，為其爭鋒，為其幹旋，為其調停，以口才和智謀見長的縱橫家便應運而生，有了用武之地。他們朝秦暮楚，奔走於四方之境；搖唇鼓舌，激辯於會盟之上；事無定主，獻計於君王之側。片言可得干祿，一語能步青雲，昨日炊無米，今朝銀滿箱。

歷史上那些縱橫家們，雖無確切官銜，卻大多不是等閒之輩。他們滿腹經綸，足智多謀，儒道墨法名，陰陽縱橫雜，九流十家，各顯神通。在傳播媒介有限、信息不夠通暢的年代，誰能佔據輿論先機，誰就能讓對手閉嘴，令敵方收兵。或者說，只要你倆的故事合邏輯，你說的道理能服眾，君主稱善，百官領首，你就贏了。並非所有縱橫家都會受到世人稱讚、史書好評，青史留名的是那些對公共建設和歷史進程

產生良性影響的仁人志士。他們智勇雙全，善於分析和處理國際間的紛爭，不單於己有利，而且於世有義。在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中，司馬遷對淳于髡等人的諷諫才能和外交智慧給予很高的評價，說他們「談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紛」，同樣也很偉大。

這些縱橫策辯之士，為了表達自己的主張，通常會先編一個寓言或故事，取譬設喻，形象說理，以達建言獻策、忠告規勸之目的。司馬遷在記述「淳于髡獻鵠」時說他「造詐成辭」，說白了就是編造假話搪塞楚王。其實，「造詐成辭」在這裡並無貶義，只是說淳于髡善於隨機應變。從淳于髡與孟子的辯論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，淳于髡是個通權達變的實用主義者，他認為，空懷仁義禮智之道，若不能輔助國君救黎民於水火，使國家富強起來，就算不上賢者。因此，他的所言所行，尤為講求效能。

淳于髡出身卑微，其貌不偉，但卻博學多才，能言善辯，是頗具影響力的稷下元老，深受齊國兩代君主的信任和器重，多次以巧妙的隱言微語諷諫齊王居安思危，革新朝政，對齊國的振興與強盛發揮了重要作用，司馬遷誇他「其諷說慕晏嬰之為人也」。他一生不仕，卻多次以齊國特使的身份幹旋於諸侯之間，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。淳于髡去世時，有三千人送葬，足見其門徒眾多，德高望重。